

麦客

侯登科

Wheat-hands

Text and photography by Hou Dengke



浙江摄影出版社



麦客

Wheat-hands

侯登科

Text and photography by Hou Dengke



4901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客 / 侯登科摄,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0.1
ISBN 7-80536-562-8

I. 麦… II. 侯… III. 摄影集 - 中国 - 现代 IV. J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7200号

麦客

侯登科 著



策划出版 卫卫工作室

特约编辑 李 媚

责任编辑 葛卫卫

文字编辑 丁 珊

英文审校 陈 刚

责任校对 朱晓波

责任出版 汪立峰

出版 浙江摄影出版社

发行 浙江摄影出版社发行部

(杭州市葛岭路1号 邮编: 310007)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深圳利丰雅高电分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16

印张 8.5

字数 40千字

2000年1月第一版

200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书号 ISBN 7-80536-562-8/J · 309

定价 198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出版室调换)

前 言

“麦客”是我国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三省区特有的现象，尤以陕西关中居多，已经延续了近百年历史。每到麦收季节，“麦客”们便走出家门，开始他们的“赶场”生活。

在20世纪20年代发行的《新秦日报》中就有了关于“麦客工价”的报道。50年代的《群众日报》曾配合政府关心夏收“麦客”们的生活也相继作过报道。80年代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介绍了“麦客”的生活和历史沿革。一些著名作家的小说中也有关于“麦客”生活的描写。现在即将出版的这本《麦客》画册是由摄影家侯登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深入生活，追踪拍摄，采用纪实的摄影手法，描述了具有浓郁西北乡土风情的有关“麦客”的生活历程。画册第一次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和记录了“麦客”的真实历史和文化现象。侯登科并不是记者，但他能在数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进行追踪采访，摄影家这种执着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使农业机械化得到广泛的推广，并从90年代起陆续替代了“麦客”们的手工劳作，“麦客”的历史也将结束。随着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西北地区的生存环境不断得到改善，“麦客”和他们的后代将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郑梦熊

1999年3月15日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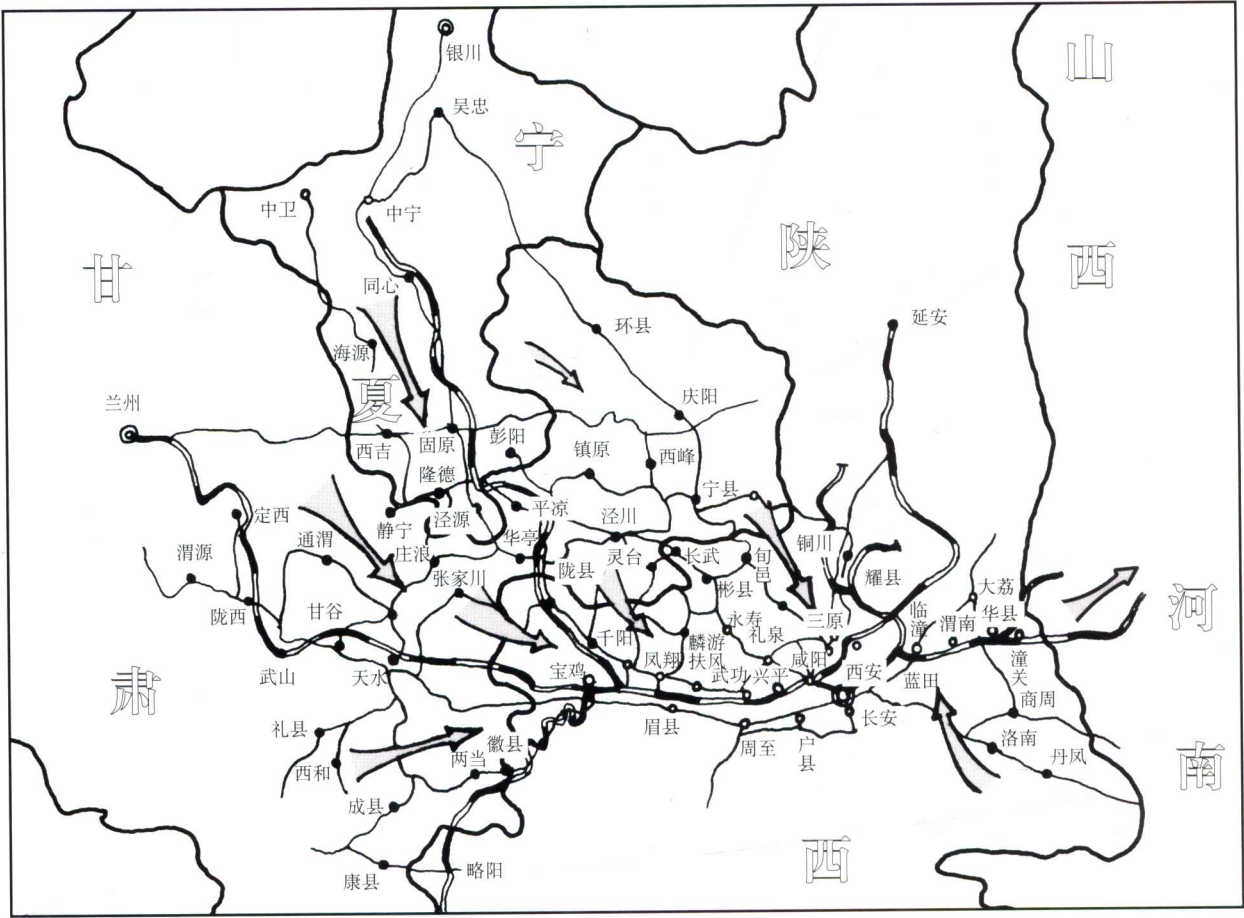


麦客——黄土高原上的候鸟

Wheat-hands, migrants on the Loess Plateau

麦客流徙分布区域图

A sketch of wheat-hands'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 有麦客外出赶场的地县

○ 接纳麦客比较集中的关中地县



麦客赶场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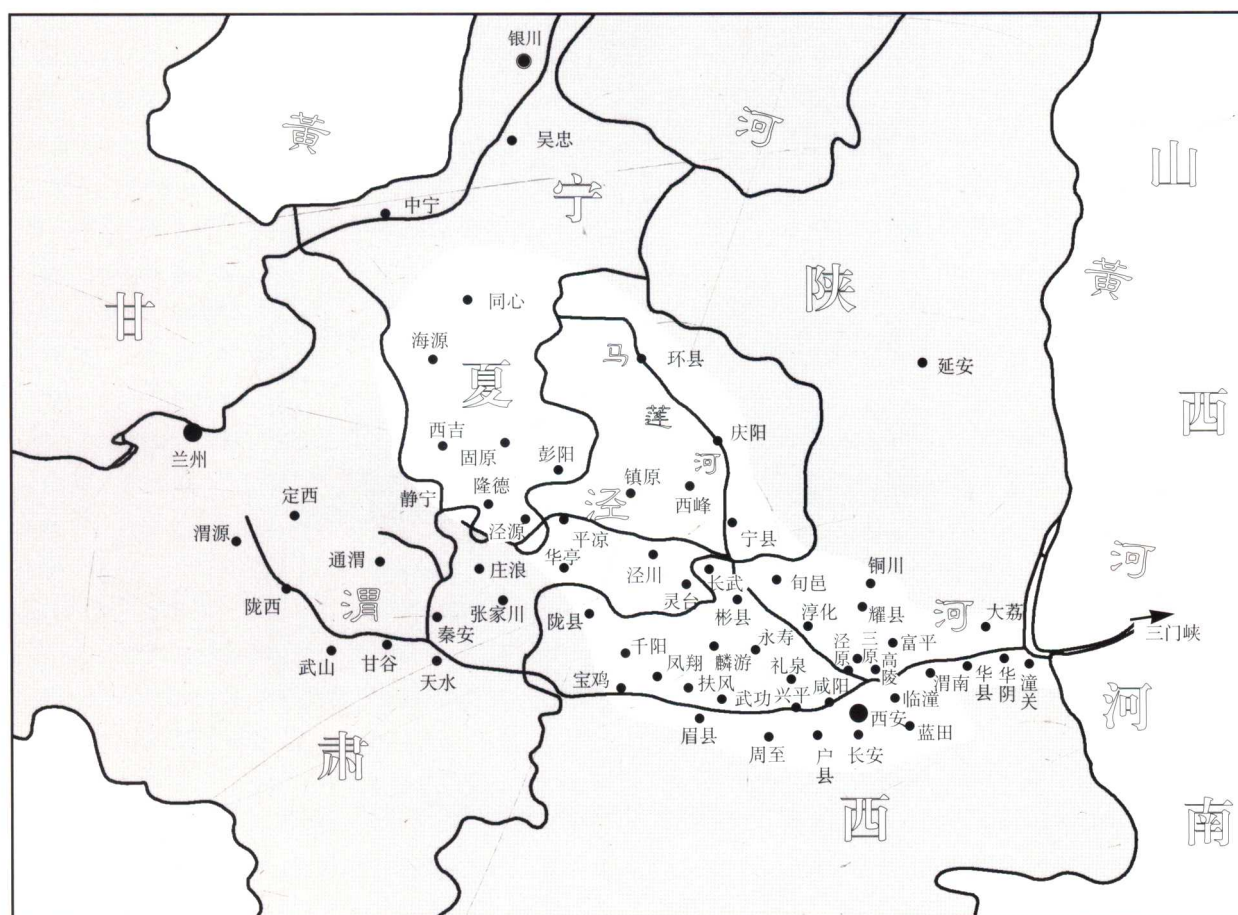
(回程路线与此相反)



雇用麦客的陕、甘、宁部分区域

比例尺

1:4,500,000





1925年6月9日（民国十四年）发行的《新秦日报》关于“麦客工价”的报道。

A news report about "reduced payment to wheat-hands" carried in *Xin Qin Daily* on June 9, 1925.

△西路割麥客民工價之平允（善）

興平來人云，西路二麥均已開始收穫。依一般農夫事前窺測，多慮僱工客民過少，今忙工資難保不特別加大。幸自夏曆本月十三四日起，甘省大批割麥客民突然雲集，工價尚屬平允。聞十五日開場，各客民均以本地錢票不適他處之用，而一般顧主又復因現錢缺乏十分困難，遂即當面議定：均以現洋為準。初時每十畝尚須三元有零，后已減至二元五角云云。

我是比较熟悉麦客的。

孩提时代，每到五黄六月，麦客一拨拨出现在我的故乡。我和同伴们常追在他们后边戏嚷：“你是哪嗒人？‘曹是西和礼县人’”，“炒面客，炒面客，‘算黄算割’到陕西”。前一句是拟与麦客的一问一答：你是哪人？我是甘肃西和（县）、礼县人。自然，小孩子笑其“谓我为曹”，并不知这“曹”与古语“我”的瓜葛和后一句的“炒面客”中欺生的味道。早先，甘肃、宁夏一带的麦客一路乞食到陕，所带食物多是一小袋用燕麦、黑豆、豌豆、高粱混合磨就的“炒面粉”（不像今日去皮所磨的面粉），以备口粮断顿所用。吃时手撮入口，闭气，或用水拌而食之。“炒面客”由此而来。虽是谑称，但关中人善待麦客，还是谑而不虐的（现今出版的陕西《凤翔县志》，还将“白蒸馍，浆水面”“善待麦客”列入本地民风）。后半句“算黄算割”一辞多义：每至麦黄前后，布谷鸟北迁，其鸣与“算黄算割”谐音；“算黄算割”在关中西部方言中意为麦子“边黄边割”，算，含认作、确认的意思；麦客西来东进，一路由绿而黄，行止麦熟边黄边割边退是谓。我家地少，不曾请过麦客，但屋檐下睡过的麦客不在少数，亦常有麦客乞食讨水，曾祖母总是一边唠叨着“可怜人”，一边赐予，无多有少。记得有一次，实在受不了“炒面”香味的引诱，我偷了家中的玉米馍去换，掬之吞下，呛得鼻涕眼泪一脸面粉，这才知道了吃炒面要闭气的原由。童年记忆中的麦客是难忘的，要不我也画不出“麦客图”。我新奇于他们圆尖底的背篓，据村里人说，他们与我一样是秦人的后代，秦修长城时怕劳役们停歇，律令之下，背篓的方底就编成了圆尖形，放不住，至今未变，而我家的背篓却已成方底。我新奇于他们的绑腿和套裤，绑腿是我从连环画上看到的当兵的扎的，套裤虽然曾祖母说解放前后家乡人也穿，但自我记事却没见人穿过，说是裤子，却又把屁股和裆留出来！我新奇于他们的话语，动不动“曹、曹”的（不像我们“我、我”），总有点吃生柿子的涩滞，好像舌头被门牙顶住了。老大老大的人了，还戴着像我一样的“裹肚”，也绣着花，睡在屋檐、场院，唛啦啦地来，悄默默地去。当年，还有和我大小高低差不多的娃娃，光着屁股，无遮无盖的，也是麦客！有的麦客还带些胡麻、皮筒子、麻鞋与人交换粮食、食盐，也卖钱。童年记忆中的麦客用镰刀片子剃头，头剃光，

卷卷的胡子却留着。从曾祖母口中我知道了许多关于麦客的事，她小时候见到的麦客是留长辫子的，她出世之前的麦客因了“白头反了”，（清末陕西回民大起义，后被残酷镇压）被镰“片”（砍）了许多人，麦子全荒在地里，尸首烂在路上……曾祖母生于20世纪初，她讲的那些麦客故事却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之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些像潮水般涌向关中甘肃、宁夏的“麦客”和“文革”期间许多迫于生计离乡背井到凤翔、千阳、岐山的北山区逃难的“黑人黑户”，我却是亲眼目睹（新版的《凤翔县志》，在《人口篇》中，也间接记载了这些逃荒落户的“甘肃人”有三千余口）。“文革”期间，“麦客们”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夹”了起来，自然不能“算黄算割”到陕西。1978年后，他们这才陆陆续续地重新出现在关中平原上，也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体味了曾祖母关于“可怜人”的唠叨和她所讲的那些并非故事的故事，并非传说的传说。

麦客是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三省区特有的“生态现象”，尤以陕西关中为甚。关中西北部、甘肃陇东、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地区及同心县以远，麦客外出以及雇佣麦客均已较长历史，足见其范围之广。麦客们将外出被雇佣割麦叫作“赶场”，易地待雇叫“转场”。泾（河）渭（河）相间的关中宝鸡、咸阳、西安、渭南、铜川等地区，是陕甘宁地区麦客最早、最集中的“赶场”地以及密度最大的“转场”区。与之交界接壤的关中西北部的长武、陇东平凉和宁夏固原等地，则随着麦客的“转场”回程，密度递减趋于分散。关中中部诸县有些地方，“出”“雇”麦客现象也较普遍。我曾在关中绛帐火车站附近（属扶风县）遇到过邻县眉县的麦客割麦，两县相距不过几十华里。关中西北的彬县、长武麦客流徙于关中富平、高陵、泾阳诸县，淳化、旬邑麦客迂回于礼泉、乾县则是“顺茬”。至于宁夏固原麦客从关中东部潼关一直“转场”到甘肃平凉，甘肃西和麦客从户县、周至县“转场”至宝鸡、凤翔，就更不稀罕了。就我所见，陕西麦客就近于甘、宁两省区的以陕南的商县、丹凤、西安市辖县蓝田和关中西北部的陇县、千阳、永寿、彬县、淳化、旬邑、长武、耀县、铜川为多。关中渭南地区渭北平原之所以麦客较少，一是由于其地处渭河、黄河的“黄渭泛区”，历史上曾是盐碱沙地，不涝即旱，不宜于小麦生长；二是20世纪60年代后虽经治理形成现今大面积产麦

区，但垦殖权多属国营农场，一直用机械化收割，难有麦客用武之处；三是麦客恪守东进西退，南下北回的“赶、转场”时限和习惯，很少绕行关中东北。故此，麦客多流徙于关中西部，临潼至潼关诸县，渭河两岸及河川塬上。如果把陕西麦客比作“地方部队”，那么，甘、宁两省区的“野战兵团”赶场的路途之遙、转场区域之大，实在超乎寻常！整个陇东南和宁夏固原地区都是麦客的“大本营”。每到关中麦黄之际，南最远有甘肃康县、成县、徽县等地麦客沿宝成铁路北上，与西沿宝（鸡）兰（州）铁路而来的西和、礼县、武都、天水、甘谷、陇西、定西、渭源、秦安等地麦客汇流于陇海铁路东进，集结或分流于“八百里秦川”的中间地带；西北方有甘肃灵台、庄浪、张家川、庆阳、镇原、泾川、平凉、环县以及宁夏泾源、隆德、彭阳、固原、海原、同心等地麦客，或沿银（川）平（凉）公路辗转宝鸡，或沿西（安）兰（州）公路以及各支线公路南下咸阳、西安，与陕西长武、淳化、旬邑等地的“麦客自行车队”交织并行，形成整体覆盖关中平原的态势，再逐渐向西北收缩回拢；更有陕南麦客南来北上于西安附近和关中西部。麦客们人手一镰，真可谓“千军万刃进关中”。麦客们一般不出潼关，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历史界限”已被超越，甘、宁两省区已有麦客东进河南三门峡、洛阳、巩义等市县，惟陕西麦客仍不出省域。所有的麦客都循序返乡的回路。当西、南各路麦客相继回程时，西北各路麦客仍在“赶、转、退割”之中，直至割进甘、宁两省区的家乡麦田。麦客们全靠脚力、体力、耐力，白天“赶场”顶烈日，晚上“转场”披星月，几十里路不在话下，再远些就以车代步。而半个世纪前，则要靠双脚走出黄土高原、秦岭、陇山的沟壑梁峁。从西和、定西、固原诸地走到关中再走回故乡，往复一千余公里，年复一年可想而知！

说麦客是黄土高原上的“生态现象”，犹如候鸟，自然地域使然。除去陕南麦客外，出麦客的地方多是黄土高原腹地，风多雨少，水涸地竭，生态严酷。像甘、宁省区的陇东南、固原诸地，由于霜期较长，海拔亦高，许多地方是以豆薯小秋作物为主，一年一料，产量贫瘠，广种薄收，只能靠天吃饭；秋种之后则是较长时期的农闲期，去岁余粮已近告罄，正逢青黄不接。相形之下，雇佣麦客的如关中平原，泾渭（河）相间，气候相宜，地厚势坦，一年秋、夏两料农穡有种即收，薄种厚收，小麦成熟期早于甘、宁，正与“青黄不接”期对应。加之土壤、气候关系，关中麦熟“口松”（关中比喻成熟后的麦粒与麦壳有若唇齿难顾），时遇干热风起，瞬间麦粒自裂散地，熟而难收。故有“麦熟一晌，蚕老一时”之虞。麦客因应而来，“供需两求”，实属“生态相依”。既是“生态相依”，就非一朝

一夕。关中“自古帝王都”，名宦大贾、豪门望族麇集，虽经苍桑风水不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长期的封建地主经济关系和自然经济基础，蓄婢养奴、佃客雇佣习以为常，长工短打对富庶之家不在话下，就是一般农人至今仍保持了“少（年）不入川，老（年）不出关（潼关）”的安逸遗风，自是那些高原腹地的农人躲避“兵、虫、旱、涝、病”灾，糊口度日捱过“青黄不接”的好来处，可望可及。历史上西北多战乱，各民族间融合往复，特别是如今甘、宁省区的（历史上同属甘肃）回族同胞，更与关中有割不断的血脉和文化“情结”，“麦客”现象当是历史使然。其实，“麦客”的称谓，已昭示了其历史语境的源远流长。从秦汉的门客、食客到唐宋的佃客、商客，从寄人篱下到流离失所，一个“客”字中包含着悠久的“掩卑于尊”的“客主”关系及对其生存方式的认同与差异，深埋着“生态依存”的历史线索。如同今天的“客家人”一样，不仅仅是个称谓问题。有时候，解读某一历史或生态现象并不玄奥，直观或直觉其称谓就会顿悟“原来如此”。民间传说汉高祖被困关中正值麦收在即，为募兵役诏诰承诺，应征者后世“东种西收”（注），方开“麦客”之先例。此说虽不可信，但“传下来”的“麦客”和许多民间历史故事之所以“这样传”，还是有其地域、自然、历史的“生态机缘”的，虽然不一定按“传说”的方式传。近现代的“客工”一说，既未能传于“麦客”，更没有传于“打工仔”，倒是那些驾着收割机遍驰中原、西北搞社会化大生产的人，反被人们传作“机械化麦客”。在麦客、机械化麦客、打工仔之间，麦客离传说近，机械化麦客既近又远，打工仔就着实离得远了。称谓不同，历史语境的“生态依存”关系不同，承传、变化也就可能不同了。

麦客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富于浪漫色彩，但却于承传中恪守其生存节律和习惯，紧跟着现实变化。1949年以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变，他们再也不用百里千里地“脚踏实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麦客，将背篓换成了“尿素袋”（编织袋），许多人腕上戴着手表，扒火车、乘客车、坐汽车而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条块割据”状态，生存条件明显向温饱型转变，各种乡镇企业对农民的吸纳及外出打工者的分流，使陕西关中以及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成了麦客们再显身手、冲脱贫困的“新天地”。这些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西安至天水间的铁路线上，常见整列整列扒满麦客的货车西来东往。关中几个较大的麦客集散地如宝鸡、咸阳、西安、高陵的车站、街道，麦客如潮，公路、阡陌但见麦客“赶”“转”匆忙，村落、集镇麦客出出进进。比之刚刚兴起的收割机来，麦客们更适应一家一户这几行、哪几畦的责任田。那些



3/8/94
1998.12.

年来陕的麦客也有十几二十万！这是麦客历史上的“黄金段”。随着“联产形式”的出现和机械化收割优势渐强，由盛及衰的相持阶段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麦客与机械化麦客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中后期，后者已把前者压缩到机械化难以“规模经营”的西安、宝鸡间有限的地方，并已将渭河以北、关中平原大面积的平坦区“占为己有”。麦客们仍然按着既定的路线“故地重游”，仍然坚守着自己还能坚守的势力范围，仍然循序着“生存节律”，候鸟似的来来去去，或夫妻同行，或兄弟父子爷孙相携，以同村乡亲相随最为普遍。他们有的“出入”（收益和支出）持平，有的略有“盈余”，有的则完全“负亏”。对多数人而言，赚个把月的“口粮”，还能挣些工钱就很满足了（雇麦客必须管饭，烟茶酌情）。用麦客的话说：“‘肘肘’（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逛世界哩！”1992

年夏，摄影家贺延光一行到甘肃西和县去拍麦客之家，但见家中井然有序，温饱可就，麦客们还是出门远行了——也许应合了这个“逛”字以及“逛”字中隐含的现实变化：外边的世界更精彩？！对大多数不达温饱或已近温饱（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又不具备“打工仔”条件的麦客，这“逛”是艰辛的。“就是下苦人”这句麦客常说的话中，包含了他们离乡背井的失落、自卑、懦弱的全部感受，虽然他们习以为常。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当下的“年轻人心瞎了”，老辈农民善待麦客的古风正在淡化。每遇争执被欺、被辱、被打骂，多是忍气吞声。甚至十几个汉子不敢与一两个“敌手”对阵，只求息事宁人。自然，麦客也在变，变得并非昔日那么朴实憨厚，也学会了按照市场法则“随行就市”或攀抬工价。一个麦客曾与我雨中“话雨”：雨下长了麦客遭罪，短了麦客来钱——“价就上去了，

(下雨)麦秆‘皮’(意柔韧)难割好要价。只要价大,就是下苦来的!”说穿了,还是因为穷,贫穷使然。

麦客究竟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了多少年代,无据可查。在准备为《麦客》补充文字史料期间,我曾大量翻阅图书馆所存的陕西、甘肃的地方志和部分乡土志,但见朝代更迭、宗族源流、人物华表、官制荒政、物产田赋、烈女贤人、山川水泽、人情祥异均有记载,就是没有麦客、客工、赶场的只字片言。兰州的吴平关兄还托了学人专家,自己又在图书馆“猫”了一个礼拜也无结果。连自诩有“善待麦客”民风的“凤翔府”的明、清、民国几个方志版本也查无出处。我一时迷惑:年复一年几十万十几万的人流,先人们真是视而不见?传说还不如眼睛?静下心来又觉得合情合理:“下苦人”三字就已说明一切。在我们的文化源流中,“民”和“人”是大有区别的,对于常人,只有民,没有人。从司马迁到后代史家,哪个给“民”树碑作传?已有的历史不外是些大人物的“家谱”编撰,孔孟之道的“世袭”繁衍,文人墨客的“济世”志表。明清以降虽有了市井小人的言吐,大都还是演变到光宗耀祖的套路上去,成了“苦去甘来”的伦理饰物 and 道德注脚。作为“人”的先辈,或被遮在蟒袍下,或消弥于经注里,或就一代一代地被历史的笏板挡住了脸面,只闻其声,不见其颜。一代诗圣杜甫虽有悯世惜民的《卖炭翁》,但却难见卖炭“人”。如若“麦客”也能经见于史料,那还是我们的历史吗?麦客是入不了正史的,入野史,也难。只能一代代的自我作传,从古至今。

从浩繁的史料中去为麦客查找源头或行迹是我所不能的。但就我的认知能力和体验直观,我宁愿承认,由“民”及“人”的转变是个现代进程。20世纪80年代,我国作家邵振国最早发表了小说《麦客》。之后,又有电视剧、长篇通讯相继问世。但都缺乏相关史料的支持。聊以自慰的是,陕西省图书馆的五六位同志,终于从堆积如山的各时期的报纸中,查找到了一篇出自民国十四年的(1925年)有关“麦客工价”的言论,也算为麦客的历史觅得了一点珍贵的“旁证”。虽然距今只有70余年,但70余年足可以让三四代麦客西来东进,由“民”变“人”了,足可体会这一演变的不易和漫长。只是,麦客们被历史的黄土地埋得太深太久,什么时候才能“逛”出个换了身份的人来,理直气壮,硬硬棒棒,堂堂正正?“逛”丢自己的泥土精神和乡土人格,超越生存境遇的无奈,不再让家中的妻儿老小提心吊胆地期盼归来!数年拍摄,我忘不了麦客们“赶场”的韧性,不停歇的走、走、走。一般情形,麦客们不愿在一个村子按同一价格受雇“第二场”,天再晚,也要赶向集镇;告别雇主的热情挽留,为了第二天能重新新价多挣几块钱,十几里

几十里的疾行,不顾疲劳,不惜身体,竭尽生命的能量,赶、赶、赶!“赶场”,是麦客一年一场的劫数?人生一场的真谛?有人赶了一场又一场,悠悠;有人一场又一场赶,惶惶;有人赶个往复又来,有人复往一场又去;有人于场中开赶,有人于赶中终场,把个身家性命搁在他乡!“赶场”,太朴素,太直白,太简单,太深重,也太严酷!什么时候,麦客们才能赶尽他们命运的金黄,让人生绿它一场?我无奈,麦客无奈,黄土高原无奈。我能用眼睛接住麦客的叹息吗?我能用叹息擦拭麦客的汗水吗?我能用汗水去饰掩无奈吗?或者,沙哑地呼唤生存力、生命力的现代再造?我不能为麦客的故事预期结尾,也不能为麦客的传说划上句号。黄土高原上,黄越来越多,绿越来越少。如若麦客真的消失了,布谷鸟会赶着收割机的轰鸣飞来吗?我不知道。或许,历史进步的本身就反差鲜明?我知道该为麦客“立此存照”。

注:“东种西收”,详见新华社记者谭飞、申尊敬、陈俊撰写的长篇通讯《麦客!麦客?——西部麦客纪事》。

1952-1954年间发行的《群众日报》关于麦客的报道

News reports about wheat-hands carried in *Mass Daily* in 1952-1954



1952年6月14日二版关于“免费给麦客治病”的报道:

△扶风县五区刘瑞轩等十个医师免费给外来帮助夏收客工治病

编辑同志：陕西扶风县第五区卫生工作者协会，为了保护农民在夏收当中的健康，由刘瑞轩、董联方、王阳春等十个中西医师自动组织了免费治疗队，筹募了一部分药品，自本月五日起，每天早晨在麦场给外来帮助夏收的客工及当地劳动人民，免费治病；并且用传话筒宣传卫生防疫常识，组织商人烧开水供给客工。据五、六两天的统计，共免费治疗了客工二百七十五人。生病的以腹疼、感冒的最多；这些病都是因喝冷水、饮食不注意、露天睡觉等所引起的。因此，今后还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宣传，发动当地群众很好地照顾外来客工，以防疾病发生。

1953年6月6日二版关于“麦客食宿问题”的读者来信:

△各地应注意帮助“麦客”解决食宿问题

读者刘俊士、人可、周景敏、王中杰、李春贤等来信建议：在紧张的夏收时期，各地人民政府应很好地发动农民，妥善地解决“麦客”的住宿问题，照顾他们的生活。我们认为这确是

一个重要的问题，各地人民政府的干部应引起重视。

目前关中各地正普遍地收割麦子。在麦子已收割完毕或未成熟的地区以及山区，有很多的农民成批地赶到收麦地区来帮助收割。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劳力不足地区的人力困难，而且也使这些赶麦场的群众解决自己在这一时期的生活问题。但是，外来的“麦客”往往行装简单或根本不带铺盖。他们白天在地里收麦，晚上就睡在潮湿的地上、屋檐下。喝生水，吃冷饭。这样，自然就会影响到他们身体的健康。如最近在富平王寮乡四条沟村，就有一个河南来的“麦客”王振河，在五月三十日割麦时，忽然昏倒死掉。据医生后来诊断是：受寒、中暑而死。

因此，我们认为各地人民政府的干部必须迅速地重视这个问题，主要的应向当地农民宣传“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阶级友爱道理，发动他们开放和扫净空闲房屋，供给“麦客”住宿，并在麦场上设置开水，供给“麦客”饮用。武功县三区大西乡大东堡村主任靳德和、村长宋启亮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当他们知道，由于麦子未到收割时期，而到村里的“麦客”已把随带的干粮吃完时，就立即先拿出自己的粮食，又发动全村群众捐助粮食，并给他们烧开水喝。感动得“麦客”田生仁说：“旧社会哪里来的这样事呢？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大家才会这样爱护我们！”

1954年6月4日二版关于“麦客接待站”的报道：

△在一个麦客招待站里 本报记者 乔孚海

“二百九十次客车中，有麦客一千二百多人，将在富平下车”。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耀县火车站给富平火车站在电话中，报告了这一情况。

富平县夏收办公室火车站的麦客招待站得到消息后，又紧张起来了，组织起来的十家饭馆立即忙着整顿桌凳，烧锅备饭。招待员拿着传话筒不时地注视着远方，准备着迎接这批远来的客人。

六点多十分，列车徐徐进入了火车站。停车后，车厢中走出了穿着白布衫，载着大草帽的农民们，有的扶着镰架；有的掂着钐镰，还有的背着成捆的干草。这时，火车站广场立即热闹起来了，传话筒不停的喊着：“老乡们！这里有招待站，住的地方在车站东边一完小，不要住宿费；招待站的面条，每碗一千五百元，馍每斤一千六百元，稀饭每碗五百元……”

“老乡们！刘集镇、留古镇、王寮镇一带都开场了，刘集镇离这里二十里……”招待员继续介绍着收割情况。

这批支援夏收的客人，有来自铜川、耀县的，还有来自甘肃宁县一带的。他们在广场会面后，首先互相庆贺着今年的丰收，互相传报着自己家乡麦子生长良好的喜讯。一位铜川八区十里寺的农民田丁旺，笑着向来自甘肃的一位伙伴说：“今年我赶场与往年不同了，往年，我老惦着家乡的活路，今年春上我加入互助组，有人帮着做活，这次来赶场，啥心都不操了。”耀县龙首区农民方家发，开始抱怨伙伴不该叫他多带馒头，因为招待站的饭饸很便宜。

天黑了，一区一完小的五间教室里住满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客人（小学已放暑假），他们热情地交谈着耕作技术，什么六大技术啦，“碧蚂一号”良种啦。在第二教室里，铜川七区南雷乡张维涛，开始给周围伙伴讲述自己互助组实行了密植而达到增产的故事。甘肃宁县山河镇张兴旺老大爷坐在墙角，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感慨地对青年小伙子说：“旧社会麦客子哪能受到这样的照顾，真是人民政府爱人民啊！”接着他还叮嘱大家在麦场里不要吃烟，免得发生火灾，给人民财产带来损失。

当大家都住定以后，招待站的同志们又在商议着第二天怎样能多熬稀饭，使这些客人吃了不饥不渴。这时，从第五教室里却不断传来了麦客们歌唱“花儿”的声音……

△设立了《麦客》饮水站

陇县晁家坡乡所属的各村，都在陇马公路两边。每年到麦收的时候，甘肃省不少劳动农民前来关中赶场时，绝大部分都要经过这条大路。解放前，谁也不管这事，解放后这几年夏收时，也曾组织过“麦客”饮水站，但由于组织得不好，时常发生断水现象。今年该乡召开了互助组长会议，研究决定在该乡的高陵、朱家寨两村设立两个饮水站，组织分工，保证做到不断水和把水烧开，做好清洁卫生，供应过路“麦客”饮水。（胡超、冯应金）

长武三区区公所设立了一个开水站，供应“麦客”饮水，许多来自甘肃的“麦客”深为感动。一个来自甘肃固原的麦客说：“我过去常来关中割麦，路过这里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今天这样”；一个年青的麦客也说：“在过去连伪政府的门口站都不准站一会，哪还能像今天这样歇凉、喝水”。（张清礼）

“Wheat-Hands”

— Special migratory laborers on the Loess Plateau

"Wheat-hands" is a coined term for those country folk who travel a long distance from Gansu, Ningxia and Shaanxi in summer to help cut wheat as hired hands.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at wheat-hands have been living for many generations. That is regarded as a unique on-going "ecological phenomenon".

Every year when the wheat on the Guanzhong Plain(the central Shaanxi plain) turns ripe, wheat-hands—from Dingxi, Longxi, Pingliang, Tianshui and Wudu in Gansu Province and from Tongxin County in Tongyuan Prefecture of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yond—move some hundred miles eastward and gather in "fairs" where they are picked up.

Before the mid-20th century, there had been neither railroad nor highway in the hinterland of the Loess Plateau. Wheat-hands had to make a strenuous round journey for about one and a half months during the wheat harvesttime. It was not until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Xi'an-Lanzhou railway and inter-province and inter-county highways in the 1950's that began to make their migration an easy one.

An account of wheat-hands in the written records dates back no more than 100 years. Actually, they were available as early as 200 to 300 years ago. Wheat-hands in Shaanxi only rank thir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Most of the wheat-hands come from Longxian, Qianyang, Changwu, Xunyi and Chuhua (an area where Shaanxi, Gansu and Ningxia meet). The rest are from Lantian, Shangxian, Luonan, Danfeng and Qinling mountain range. The Guanzhong Plain is known as the largest market of wheat-hands. They

are available in and to Pingliang(Gansu) and Guyuan(Ningxia), which are both located north of Weihe River, and counties in Northwest Shaanxi.

Known as a "poverty-stricken area", Gansu, Ningxia and the hinterland of the plateau have suffered drought most of the year with very little rain in summer and lingering frost in winter. During late spring and early summer when the fields in the area appear green after spring sowing, the grain left from the previous year has been almost exhausted for the families while the new crop is still in the blade. In contrast, the fields on the Guanzhong Plain are already covered with golden wheat waiting for a quick harvest, thanks to their blessed location between Jinghe River and Weihe River with abundant rainfall.

It is natural, therefore, that wheat-hands have been attracted to Guanzhong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year after year. However, why wheat-hands in Southwest Shaanxi tend to move northward is the disagreeable sea level, bad weather and poor living conditions rather than the drought in the north.

Scythe in hand, wheat-hands often set off for a long journey with pieces of old shabby clothes just to keep them warm and some food that will only last them a few days. And that is all they can afford. They trudge along day and night, sweating under the baking sun, shaking in heavy rain, begging for food and water, putting up in the wild open for the night, ...Life for them is full of sorrows and joys, separation and reunion, and ups and downs. They often keep walking tens of miles during the night and cut one or two *mu* (=0.1644 acre) of wheat in the daytime for well over 10 hours on

end, dripping with sweat. It is just their strength, endurance and spirit that have made them strong.

"Be kind to wheat-hands" is quite a tradition on the Guanzhong Plain. Having been paid for their work, they are encouraged to eat (steamed bread and noodle) and drink (strong tea) to their satisfaction and to have a smoke to end with. But they are not encouraged to stay with the employer for the night. If so, they just stay in the firewood sheds or the courtyards of the employer in most cases.

Wheat-hands from Shaanxi often gather in the east part of Guanzhong Plain and around Xi'an. Those from the counties in northwest Shaanxi are found in Xianyang, reaping all the way back home. Wheat-hands from Gansu and Ningxia, forming a "field formation", cover the Jinghe and Weihe river basin, starting from west to east, then east to west, and finally, all the way back to their home villages. No matter where they come from, they won't move beyond Tongguan County, the very east end of Guanzhong Plain.

Although they don't earn much, wheat-hands feel satisfied with enough food. As they put it: "Even if we come back home empty-handed, so much the better for a laborer to eat to their hearts' content".

A lot of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ir hometowns since the mid 1980's. Food is no longer their big concern. Following their forefathers' steps, quite a few young wheat-hands go out to earn money while seeing the outside world. They often fall into large groups or small ones with their folks, brothers, sisters or even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hey sneak onto

freight train or pack themselves into buses all the way round.

Each year from 1985 through 1988, well over one hundred thousand wheat-hands flooded to the Guanzhong Plain in summer. When it came to the last decade of the century, combines began to dominate wheat reaping in the center and east part of Guanzhong, cutting down wheat-hands' share in the region. But the pay for wheat-hands has kept rising dramatically. Nevertheless, wheat-hands can still play a big role. They are active on the hillslopes, in the valleys of the plateau, by the banks, or around the corners of Jinghe and Weihe Rivers where combines are inaccessible.

Today, "the migratory laborers on the Loess Plateau" are still coming and going in an endless succession ...

目 录 Contents

赶场的日子	2
Rushing for being hired	
关中行	4
A journey to central Shaanxi	
辗转	17
From place to place	
收割	45
Harvesting	
回程	71
On the way home	
麦客的家乡	83
Wheat-hands' hometown	